

## 提纯大盘山的关联词(上)

□江东瘦月

山脉襟连九个州，水源贯通四条江，这哪里是平淡的格局，寻常的气场？稳稳踞于浙江中部的大盘山，自有卓尔不群之处。我和驴友勇哥一合计，锁定“江南第一峰”。那些文人骚客的吟咏，早已被山泉听懂了，流淌成潺潺清音；让林鸟学会了，翻唱成啁啾鸣叫。哥俩肚子里也没那墨水，附庸不了吟诗作对的风雅，只能草草地稍事提纯了一下大盘山的关联词：山之祖，水之源，道之脉，药之谷。

## 山之祖

大盘山是个乳名，学名唤作康勺山，在《山海经》里可是入了“学籍”的。天台、括苍、会稽诸山，并不是大盘山生养的“小依”，但是，这些馒头一般的浙东山脉，或多或少抓得几把大盘山的“酵母”了。若是论资排辈，大盘山绝对属于“老得嚼不动”的辈分，而他仍旧盘着腿、打着坐，虚怀若谷。任他如何不事张扬，“群山之祖”的名声还是辽远了去。

大盘山的峰峦姿态各异，大小不一。高处穿云过半，若春雨后“忽喇喇”上窜的嫩笋；矮的山头，把云朵轻松地撩作发髻，多了些徐娘半老的风韵；小不点的山丘，则如同东海浅滩上蛰伏着的文蛤、海螺，低调、内敛。

大盘山实诚如山民，而山里的布景则有些魔幻诡异。扯着烟缕的山岚，时而与云朵比试高下，营造共天一色的意象；时而又与雾霭打成一片，弄出水乳交融的和谐。厚实处，卷作棉毡；单薄时，透如绸缎。我和勇哥一前一后，蹒跚于劈山凿岩、凌空而设的野径，发梢和眉毛上，滴着水珠。脚下是实在的碎石，而身子早已被润润的雾气熏得飘飘欲仙，顿生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非分之念。好在有黑鸢、白头鹞、红尾水鸱们尖利地鸣叫着飞来，呼呼生风的翅膀，把雾霭扇到远处去了。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，端详着这些精灵的奇异毛色，同时吟哦起陆游那句关于柳暗花

明的诗句来。勇哥告诉我，这千古绝句的“原产地”便是大盘山脚下的山西村，放翁先生曾三次前来避难隐居呢。我俩舔舔胡茬上的水气，甘甜润透心肺。

云雾润泽过的山峦、树木、花草、药材，被攀上山腰的太阳镀得越发色彩光鲜。对浙东祖山，阳光雨露、飞禽走兽总得高看一眼。

“山容万物，坚如磐石。”站在千米余的山巅，伫立浙江全境的中心地带，越觉得这磐安精神的表述语厚重、硬正。我正遐思间，勇哥又腰指点江山，突然问我：“假如你是大盘山的一块石头，会往哪个朝向，延伸起一条什么样的山脉？”“我？一切听凭祖山的安排呗。”相视一笑。长叶榧上悬着的露珠，原本是圆嘟嘟的句号，被哥俩的笑声惊到了，拽着长长的惊叹号坠下，不知溜到哪一道山泉或古溪去了……

## 水之源

父亲的大盘山，母亲的文溪水。危峰兀石为骨，潺潺流水是源。此地乃“诸水之源”，那些发达了的瓯江、灵江、钱塘江、曹娥江，都是从这里吮吸了“奶水”的。鉴于这一点，她们心知肚明，一直心存感恩、“引”水源呢。

夹溪为曹娥江的源头。两岸峭壁森然对峙，把夹溪挤压成了一道极耐看的乳沟。水流湍急，溪涧蜿蜒，跌瀑从高处摔下后，也来不及回顾一眼，挤着，捺着，涌进深潭去。十八洞露着甜甜的酒窝，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至今，一直保持着可人的笑靥。成千上万年如此这般稀里哗啦地欢快着，可不像空姐那固态职业化的笑容可“拘”哦。

哥俩往前走，忽见一处古代防御工事的遗址。有人介绍，那是明代戚家军在此抗击倭寇的掩体。有这段卵石城墙遗迹存着也好，留一截记忆不使后人淡忘了。

百杖潭瀑布共有三叠，各分段落，浑然组合

成一篇激越跌宕的经典美文。或以幕帘遮掩着羞涩，或呈喷泻姿态凸显出豪迈，或精彩如跳水健儿的轻盈、优雅。水声琅琅，若箜篌；松风簌簌，似箫鸣；竹影沙沙，宛如笛韵。弥漫的水灵气澄澈、通透，与先前邂逅的山雾自是别样的风格。但见道道彩虹拱起弧线，那色彩怎一个绚丽了得？我和勇哥面面相觑，不知置身于童话世界，还是神仙仙境的梦幻之中了。这时，黄山松的枝桠扯拉了一下我的衣领，我方才又归位到袅袅着人间烟火气的尘世间。

“水声喧枕席，山色染衣裳。”这是陆游的父亲陆宰避居磐安时对文溪的写实之句。在大盘山脚下，这父子俩的“素描”，都是顶呱呱的。

陆氏父子枕河而眠，推窗醒来的那个清晨，一定是翠绿的，水润的。我们没有机缘得见，也不去奢想。时过午时，那文溪观鱼的热闹早已“曲终人散”。错过了时点、时空，并不影响我们享受诗意栖居的静谧时光。丰沛的水草、芦苇，恬淡地接受着溪水亲昵的梳洗。我满心羡慕嫉妒。

至栗树坞，但见双石壁、双瀑布、双清潭，甚是工整、壮观。我估摸着，设计这一格局的仙家，十有八九该是个楹联高手，要不然怎么会把这景致也弄得如此成套成副的规整呢？

苏轼兄癖好游历山水，访师交友，并开列出16件赏心乐事。头一件便是：清溪浅水行舟。若是东坡居士来得火山平板长溪，当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玩一把泛舟嬉水吧。这平板河床，是中生代火山喷发形成的，那底面的流纹岩，或隐或现着一亿年的年轮。光滑平坦的石质河床，鱼翔浅底，优哉游哉，才不管今夕何夕呢。我俩也是。

5200多座山峦坐有坐相，颇有法度，而萦绕其间的天池、飞瀑、小溪、山泉，却是顽劣地叮叮咚咚，嘻嘻哈哈。从高处来，向着低处去，说着童真的话，扬起生命的帆……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因审美观念的差异而各有不同。以花为例，有的人追求桃花的鲜艳夺目、玫瑰的馨香迷人；有的人爱慕牡丹的雍容华贵、兰花的淡定清新。而我呢？更爱棉花的素雅秀丽。

上世纪中叶，江北大地普遍种植棉花。那时我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，要是走出校园放眼望去，在无边无际的田野里，一株株几乎有人高的棉花会接到天边。当白色的棉花盛开时，远远望去，雪白雪白，像天上的白云接到地上，又像冬天的白雪铺满大地。没几天，白色的花又变成了粉红，这是多么壮观又多么洒脱的美啊！

当棉花凋谢后，她又会慢慢变成一个个小铃铛般的棉桃，挂满枝头。到成熟时裂开，露出柔软的纤维，直到这时候，还保留着花的美态。让人不但获得静态美，更欣赏到不断生长永不凋谢的动态美。

桃花、玫瑰、牡丹、兰花……她们的美无可非议，但我总觉得她们与棉花比起来也有逊色之处。这些所谓名贵花卉好看，仅仅靠美色，从外表上取悦于人，而唯有棉花，不但外表好看，而且会变成纤维，纺纱织布，做成衣服，温暖着人们的身体和心扉，表现了棉花无私奉献人类的博大胸怀，我怎能不为其点赞呢？

再说，其它花不论多美，但花期不长。尤其是有“花中之王”美誉的牡丹，没几天就枯萎了，昙花更不用说了，虽花期实在太短，只知有今宵，不知有明天，仅仅是“一现”而已。而唯有棉花，即使干化了，变成纤维了，仍然有着花的形状，仍然十分灿烂，久久地散发着魅力。

花开花落，花落花开。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再也不大面积种植棉花了。我心头最美的风景，再也看不到了，成了温暖的记忆，久久难忘的乡愁。

在诗的海洋里，历代诗人歌颂花卉

## 为棉花点赞

□孙斌

的诗太多太多，而歌颂棉花的诗却太少太少了，真是寥若晨星。我爱棉花，爱屋及乌，当代诗人歌颂棉花的小诗，经常在脑海里呈现，我更要为其点赞。

左河水作《咏棉花》：不恋虚名列夏花，洁身碧野布云霞。寒来舍子图宏志，飞雪冰冬暖万家。

叶于华咏《棉花》：花开不为人赞美，花放不求谁闻香。只是献花送温暖，只是用花作衣裳。

两首小诗有个共同特点：从棉花开放花朵到棉纤维用于人们保暖的整个过程，将棉花人格化。托物言志，表达了棉花的奉献精神与崇高境界。语言通俗、明白、流畅，朗朗上口，是少有的简短的多间风物诗篇。

## 雨(外二首)

□刘东宏

好吧，在这诗意缤纷的世界  
我们坐下来，谈谈前半生  
说说前生也行，经过都是拥有  
或为来世预设重逢的暗号  
天气真好，不温不火  
和我们余闲的心境无限一致  
彼此重叠又心心相碰  
极似话外音，一直在窗外  
铺天盖地并无边无际

伫立水边不过是听水声  
你喜欢的江湾和以前一样掠过水面  
双翅翻腾了苍茫  
和你翻开古籍的手势同等优美  
如果起风了  
闪亮的水花像往日的眼神  
长发依然飞到脸上  
我喜欢站在这水边——  
有人远远喊我的名字，披着暮色归

## 忽有斯人可想

月光可以是 大音大象大美  
更多的是 波澜  
它们都在窗口，涌来又涌去  
有时是往事，有时是故人  
像褪了桃红的桃花  
——仍然是桃花  
倘若听见看见，你便是通灵者  
沿着临水路，垂柳路，桃园路  
草木和星空作了证人  
你心里的秘密  
卡在喉咙间的话儿，原来是久久的幸福

## 瓜洲渡

美好的生活与报国的志向异曲同工  
两岸之间，江水后来深沉多年  
传说越来越平静  
恩怨都已散作江面上的波光  
依次望去，鳞鳞之潮有汹涌之势  
如果起风了，江湾高低盘旋  
似乎连接了往日与现在  
树木荡涛，纷纷垂向涛声



## 花季少女

陈耀剪纸

## 小说看台

## “娶”爷爷

□张振平

最近，村东头苗圃的三爷爷对我特别好，常拉胡琴给我听。三爷爷胡琴拉得可好听啦！三爷爷还当着奶奶面夸我聪明，好像压根忘了我拔他家树苗的事儿。那回被他抓住，吹胡子，瞪眼睛，好不吓人！

奶奶像是有啥心事，老爱坐在槐树下发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淘气的缘故。可这几天，我也没闹啥大祸呀！

一次，奶奶对我说：“宝贝，奶奶啦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我赶紧搂住奶奶的脖子，说：“我跟奶奶说话。”

“那你还要上学呢。”奶奶轻轻拧了拧我的脸蛋儿。这可难了！是呀，一个星期，我要上五天学。“哎，对了，让三爷爷来和奶奶说话。他一个人在苗圃，也没人跟他说话。”

奶奶一听脸就红了。咳！大人还脸红呀，奶奶又没做啥错事儿。晚上，小叔叔揪住我耳朵。

“老实交代，谁把奶奶的电视弄坏了？”小叔叔像审犯人。

说到奶奶的电视，还是那天我想看《米老鼠和唐老鸭》，可它就是不演。一生气，我乱拨一通。后来，电视就罢工了，连《新闻联播》也调试不到了。这事儿，我只在求三爷爷修电视时，告诉过他一个人，三爷爷答应给我保密的。

“三爷爷是‘叛徒’！”我忿忿地想。“宝贝，来看唐老鸭。”奶奶在她屋里喊。“不去去！”小叔叔命令说，“告诉我，那是谁让三爷爷来修电视的？”

我急着要走，一边挣开小叔叔的手，一边说：“奶奶说没人跟她说话，我让三爷爷来，三爷爷说你和爸爸不高兴，我就让三爷爷来修电视，跟奶奶说话。”

“看看，被我猜着了没？”一边哄弟弟的小叔叔插了话。

## 曾祖母的青蒿，妈妈的团儿

□周晨阳

正月初八来到上海，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过了两个星期，疫情依然严峻，出去购物诸多不便，妈妈便在微信里唠叨，这下知道了吧？你从小是吃着曾祖母种的菜长大的，不用农药化肥，口感就是不一样，妈妈接手了“祖传”的菜园，那荠菜、黑塌菜等长得可好了，吃都吃不完，以后想吃什么随时寄过来，还有曾祖母从野坡草丛里移过来的青蒿，院前屋后连成一片，又高又嫩，左邻右舍时常常来我家掐蒿头呢，以前只知道做蒿团儿，现在还时兴炒着吃，没想到曾祖母栽培的青蒿成了个稀罕的宝贝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便从小区的菜鸟驿站抱回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豌豆头、蒲芹、荠菜饺子、青蒿团儿，猪、羊、牛肉等，冰箱放不下，蔬菜只好晾在地上，老家好吃的东西都带来了。

好久没吃蒿团了。从懂事起，蒿团是曾祖母做的——五岁那年，表哥表姐来我家，曾祖母一大早开始张罗，先把浸的糯米捞起来沥干，然后去邻居家舂米粉。筛好后，加工馅儿，花生米、芝麻放在锅里炒，再到锅膛里塞几把草，炒熟后用擀面杖碾碎，拌上桂花糖做成馅儿。最后用蒿叶拌和糯米粉做蒿团，家里人各忙各的，我则一会儿看着做团儿，一会儿看表哥表姐在河边烧荒草，看他们点起熊熊大火，火苗沿着河边烧过去挺好玩的。回到厨房，趁曾祖母出去的当儿，我从灶洞里拿出火柴，划着了一根，丢在柴堆上，秸秆很快就“辟辟啪啪”烧起来。正觉得好玩的时候，爷爷进来了，顺手操起锄头柄猛扑，急忙从缸里舀了一盆水泼下去，转过头来怒气冲冲地问我：“晨阳，灶后的火是不是你弄的？”看到爷爷发火的样子，我吓得不知所措，不停地往后缩，躲到了门后面。曾祖母捧草进屋，急忙放下草，把我护在怀里，挡住了爷爷扬起来的手。“你干嘛呀？别把孩子吓坏了！”

“他把火弄出来啦！”“孩子小，不懂事，你不说他怎么懂？”我吓得大哭起来，曾祖母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责怪爷爷：“晨阳平时又不回来，你凶巴巴对孩子做什么？你来烧锅，我来带孩子！”曾祖母抱着我转了一大圈，告诉我桃花开了，柳树绿了，“我家的鸡鸭生了许多蛋给我家重孙吃。”她还不停地在我脸上亲，担惊受怕的我渐渐止住了哭声。中午吃饭时，她把我抱坐在旁边，把蒿团夹成小块喂我，那桂花糖与芝麻花生米碾合而成的馅儿特别香。她不停给我舀她蛋夹菜，时而用毛巾擦我嘴角沾上的饭菜，挑鱼肚喂我，动作那么娴熟麻利，旁边的妈妈说：“奶奶，你吃饭，我来喂孩子。”“我早饭吃得迟，不饿。”

吃饭，曾祖母抱我睡在她床上。醒来时，曾祖母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微笑：“我家娃儿醒了。”她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问我：“晨阳留在家让太太带你，可好？”我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夜里撒尿你抱不动我。”“我精神好着呢，一年四季没病没痛。你爸爸弟弟六个，哪一个不是我带起来的。”

不在曾祖母身边，我一有病痛便成了她的牵挂。有一次我住进了白蒲医院，一个星期高烧不退。曾祖母跑了八里多路来看我，还带来一只水碗和一根针，把碗放在我床头，倒了一点水，把针放在里面。对妈妈说，孩子可能在外面玩受到惊吓丢了魂魄，帮着“叫叫”。说着，抱着我的衣服，带着芦苇把儿，从外面往回走，边走边叫着：“晨阳，你回来呀，路上是不是遇到猫儿狗儿呀？别怕呀，回来哟！”曾祖母由远而近一遍又一遍亲切地呼唤着，到了床头轻轻地说：“晨阳回来睡呀，别怕呀，有太太陪你呀。”把衣服盖在我被子上，轻轻拍打，不知不觉安然入睡。第二天，床头碗里的针黑了，我的体温也开始降了。我狼吞虎咽地吃了曾祖母带来的蒿团。

曾祖母离开了我们十多年了，她栽种的“百菜园”在妈妈的打理下依然四季繁茂，那青蒿尤其茂盛茁壮长在我的心田。

当妻子把热气腾腾的弥漫着香气的蒿团端上桌，我情不能自已，随即拍发给了妈妈，并在朋友圈中写下：曾祖母的青蒿，妈妈做的团……